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史 記

(九)

司 馬 遷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史 記

(九)

著 遷 馬 司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史記

卷二十八

封禪書第六

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銀繩或曰古泥金繩封之印璽也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荷天命以為王使理羣生告太平於天報羣神之功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尙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日見四岳諸牧還瑞徐廣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括地志云泰山一曰岱宗東嶽也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周禮云兗州鎮曰岱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輿地志云衡山一名岫嶽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輿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古文以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恆山也輿地志云恆山在定州恆陽縣西為敦物周禮云豫州鎮曰華山

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獨不言至者蓋以天子所都也。括地志云嵩山五載一巡狩禹遵

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如淳案國語二龍去之謂于夏庭是也。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

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陟古作敷。曰妖不勝德太戊脩德桑穀死

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行自此始則以巫咸為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以巫咸是殷

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禱桑穀之災所以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音鴝登鼎耳雉武丁懼祖已曰脩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

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迎長

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章昭曰水外四周諸侯曰泮宮

雍諸侯水不匝至半為泮宮禮統又云半有水而半有宮是也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王

南郊祀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元曰上帝者天之別名也自禹興而脩社祀后稷稼穡故

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敗。徐廣

吠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平王元年封也秦襄公既侯居西垂也。漢隴西郡西縣

西南九十里也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羝羊各一云。毛詩傳云赤馬

其後十

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地理志汧水出汧縣西北入渭皇甫謐云文公徙都汧也

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郿衍括地志云郿縣故城在岐州郿縣東北十五里即此城也

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郿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郿時也而雍旁故有

吳陽武時李奇曰於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

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摺紳者不道李奇曰摺插也插笏於紳

註周禮云摺讀曰薦謂垂之於紳帶之間今案鄭意以摺為薦則薦亦是進進而置於紳帶之間故史記亦多作薦字也作郿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北阪

城祠之蘇林曰實如石也服虔曰在北或曰在陳倉北語辭也三秦記云太白山西有

雞括地志云陳倉山在岐州陳倉縣南又云寶雞神祠在漢陳倉縣故城中今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

陳倉縣東石雞在陳倉山上祠在陳倉城故言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祠之

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如淳曰野雞雄也呂

聲也云足句之辭以一牢祠命曰陳寶殷雷鳴雉為雉在長安正西五百里章昭曰在陳倉縣寶而祠之故曰

陳寶列異傳云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為雉在地下食死人腦媚乃言彼二童

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為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為立祠祭有光雷電之聲雄止

南陽有赤光長十餘丈來入陳倉祠中所以代俗謂之寶夫人祠抑作郿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

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郿時秦本紀德公元年以犧三百祠

又層忌釋曰伏者何金氣伏藏之名四時代謝皆以相生而春木代水水生木也夏火代木木生火也冬水代金金生水也至秋則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凡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苗案樂彥云左傳皿蟲為蠱巢磔之鬼亦為蠱故月令云大饗勞磔註云磔擗也德公立

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

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

侯於葵丘南一里五十步郭內即桓公所會處也而欲封禪管仲曰書封禪篇是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

兗州泗水縣南八十里也七十二家不得而數者萬數也按管仲所記自無懷氏以下十二家其六十餘人

錄也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服虔曰古之王封泰山禪云云父東李奇曰云云山在梁

在蒙陽縣故城東北下有云亭括地慮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

云帝鄆展云神農後子孫亦稱炎帝而登封者律曆志黃帝與炎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鉅平駟案服虔

曰亭亭山在牟陰括地應劭云亭亭在鉅平北十餘里服虔云在顯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

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晉灼云本名茅山吳越春秋云禹巡天下

亦曰苗山也括地志云會稽山一名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應劭曰山名在

衡山在越州會稽縣東南一十二里也

南十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今鮮卑是也蓋過孤竹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

國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謂辟耳卑耳山名在河東大陽卑讀如字也齊語即春

秋外傳國語之書也。辟南伐至召陵。在豫州郊城縣東四十五里也。登熊耳山以望江漢。順陽益陽二

音僻。賈逵云山隙也。縣東北有熊耳山。東西各一峯。如熊耳狀。因以為兵車之會三。案左傳兵車之會三。謂魯莊十三年。

名齊桓公太史公並登之。或云弘農熊耳非也。伐鄭。國新而乘車之會六。案左氏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

城是也。而乘車之會六。鄆十六年。盟于陶。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丘。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鄆上

之黍。北里之禾。不可得之物。應劭曰。鄆上。山也。鄆音騰。蘇林曰。鄆上。北里。皆地名。鄆。章昭云。設以

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孟康曰。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章昭曰。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

紫黑色。一眠。兩片合乃得行。西海致比翼之鳥。經云。崇丘之山。有鳥狀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鸞。山海

今江東呼為王餘。亦曰馭魚。郭璞注爾雅。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鷓鴣數至。

亦作鸚鵡。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鷓鴣數至。

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晉君謂惠

公懷公也。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

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孔安

國曰。為魯諱也。包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之說。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

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徐廣曰一名不來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葢弘案皇覽曰弘家在洛陽東北

山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葢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徐廣曰二百五十年作下時祭炎帝

陽武時今蓋因武時又作上下時以祭黃帝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
案年表儋在孔子後曰秦始與周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大顏歷評諸家而云周平王封襄公始

君臣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孟昭王滅周之後至始皇元年誅嫪毐正一

公為霸始皇為王故云霸王出者也王于放反秦周俱黃帝之後至非子末別封是合也合而離者

謂非子末年周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是離也五百歲當復合者謂從非子邑秦後二十九君至秦孝公

十九年周顯王致伯於秦孝公是霸出也至惠王稱王王者出焉然五百歲者非子生秦侯已下二十八

君至孝公二年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邑秦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

帝晉灼曰漢注在隴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韭畦時各一土封漢舊儀云祭人其後百二

十歲而秦滅周徐廣曰去太史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應劭云亡淪入地非也案亡

謂社主亡也郭璞云宋有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

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應劭曰螾丘蚓也黃帝土位故地見其神蚓大五六圍長十餘丈車

引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蘇林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尚書中

秋皆云有火自天止于王屋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

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張晏云：水北方黑。水終數。音上大。呂事統上法。

曰：政上法令也。噴曰：水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公改作鄆。從征記。北巖有秦始皇所

勒之。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

草木。蒲車謂蒲裹車輪也。埽地而祭。席用苴藉。曰：苴音灼曰苴。藉禾稟也。去其皮以爲席。如淳曰：苴讀曰祖。藉讀

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自上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

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

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開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

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

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蘇林曰：齊天中齊。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

下者。顯氏案解道。彰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泉。五泉並。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

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徐廣曰：一云之下。上時。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

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徐廣曰：屬東平郡。監音闕。皇覽

三山。萊曲成有參山。即此三山。非海中之三神山也。東五曰陽。主祠之罘。括地志云：之罘山在

月。主祠之萊山。東萊長廣縣。在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章昭曰：成山在東

縣名。案解道彪齊記云。不夜城。古有日夜出見於東。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境。故萊子立城。以不夜為名也。斗入海。謂斗絕曲入海也。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

邪。琅邪在齊東方。山形如臺。地理志。琅邪縣有四時祠也。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

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王宣王也。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勝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昭曰。皆火者水。故自謂之水德。

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昭曰。皆火者水。故自謂之水德。樂彥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毋忌。蓋其人火墓古人名。效神仙者。樂彥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毋忌。蓋其人火仙也。司馬相如云。正伯僑。古仙人。顧氏案。裴秀冀州記云。緋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健為武陽人。為柏人。

令於此得仙。非王子喬也。充尚無所見。羨門子高是也。最後皆燕人。顏云。自宋毋忌至最後凡五人。劉伯莊亦同此說。門高者。秦始皇使盧生求羨門子高是也。最後皆燕人。顏云。自宋毋忌至最後凡五人。劉伯莊亦同此說。

詳未為方僂道形解銷化。變也。今山中有龍骨。世人謂之龍解骨。化去也。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傳書云。爾瓊云。世人相傳之。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僂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

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解。顧野王云。皆自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之。服虔曰。疑詐。故考

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之。服虔曰。疑詐。故考

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之。服虔曰。疑詐。故考

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之。服虔曰。疑詐。故考

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之。服虔曰。疑詐。故考

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之。服虔曰。疑詐。故考

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之。服虔曰。疑詐。故考

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

沙丘在邢州平鄉東北三十里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

始皇之功德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並具存也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殺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三

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譎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

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即封禪書序云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此當有所本太史公再引以為說也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

間世本云夏禹都陽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也帝王世紀云殷湯都亳在梁又都偃師至盤庚徙河北又徙偃師也周文武都鄭鄩至平王徙都河南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也

故嵩高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

至秦軼輶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

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殺以東縣西南即今之二鄴山是也亦音秦名山五大川祠二

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山泰山會稽湘山地理志在長沙水曰濟曰淮臨邑淮廟在平氏也春以脯酒為

歲祠因泮凍服虔曰解凍為音于偽反秋涸凍案字林涸竭也音下各反小顏云涸讀為音冬賽禱祠先代反賽音

謂報神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

福也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華陰縣南八里古文以為華州

物也註云華嶽本一山當河水過而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蹠開而為兩今脚跡在東首陽下手掌在薄山

山名也。獨頭山一名首陽山一名吳山一名條山在陝州茂縣城北十里。此山西起雷山東至吳坂凡十名。以

州縣分之多在蒲州今史岳山岐山山餘廣地理志曰武功縣有美陽縣西北有岳吳岳徐說非也案地理志

文云自華以四未詳也。岳山岐山山餘廣地理志曰武功縣有美陽縣西北有岳吳岳徐說非也案地理志

無岳山也。鴻家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黃帝臣大鴻葬雍縣蓋因大鴻葬為名也。地理志蜀郡

曰河祠臨晉。章昭曰臨晉馮翊縣地理志臨晉有河水祠。南三十里山海經云冰夷人面乘兩龍也。

太公金匱云馮脩也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公子夫人姓馮名夷河沔祠漢中沮縣注云東南注漢所謂

伯字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水仙也。沔祠漢中沮縣注云東南注漢所謂

漢水故祠之漢中樂彥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由反即龍之所處也。

云漢女者漢神是也。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由反即龍之所處也。

東南二十里湫谷水出寧州安定縣江水祠蜀有江水祠蓋漢初祠之於嶧山嶧山廟在江都地理志江

神謂之奇湘江記云帝女也卒為江神華陽國志云蜀守李冰於彭門關立江神祠三所漢舊儀云祭

四瀆用三牲圭沉有車馬耕蓋。括地志云江瀆祠在益州成都縣南八里秦井天下江水祠蜀亦

春秋泮淵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家鴻歧吳岳皆有嘗禾。孟康曰案

謂四山為大家爾雅云山頂。陳寶節來祠。服虔曰陳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

曰冢蓋亦因鴻冢而為號也。括地志云瀆水古滋水也亦名曰藍谷水即秦嶺水之下流。長水澧澆

故加車一乘駟駒四瀆產。在雍州藍田縣瀆水即荆溪狗枷之下流也。在雍州萬年縣也。營近長水因以為

徐廣曰首勞駟案漢書音義曰水名在鄂縣界。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云營近長水因以為

名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溪水是也。十三州記澧水出鄂縣南也。括地志云澧水源在雍州

長安縣西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無車駟之屬。汧洛出隴州汧源縣西南汧

山東入渭洛水源出慶州洛源縣白於山南流入渭又云洛水二淵池縣西子午嶺東二川源在慶州華

澤服虔云鳴澤在涿郡道縣括地志云鳴澤在幽州范陽縣蒲山岳嶧山音徐廣曰之屬爲

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漢書舊儀云祭參辰於池陽南北斗熒惑

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晉灼曰自此以下星至天十四臣不見其名數所

出故昔賢皆不論也諸布諸嚴諸速之屬百有餘廟爾雅祭星曰布或云諸布是西亦有數十祠四之四縣乘

之舊都故於湖有周天子祠地理志湖縣屬京於下邳有天神澧滴有昭明案樂彥引河圖天

子辟池樂彥云辟池未聞顧氏以爲璧池即滿池所謂華陰平舒道邊使者持璧以遺滿池君故曰

張衡亦以辟池今案謂天子辟池即用天子辟雍之地故周文王都鄭武王都鄭既立靈臺則亦有辟雍耳

案秦寧公與秦王戰秦王奔戎遂滅湯社皇甫謐亦云周桓王時自有秦王號湯非殷壽星祠蓋南極星

也而臣瓚以毫爲成湯之邑故云在於濟陰非也案謂社毫二邑有三社主之祠也壽星祠蓋南極星

星三月之時萬物始生建於春氣布養各盡其性不罹災夭故壽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李奇杜主故

周之右將軍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杜主祠四壘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見

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而有謂其鬼雖小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雍有五時而言四

帝爲五非也案四時據秦舊而言秦舊公始列爲諸侯而作四時文公卜居汧渭之間而作四時皆非雍

也至秦德公卜居雍而後宣公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上時祠黃帝下時祠炎帝獻公作哇時祠白帝是

爲四并高祖增黑帝而五也括地志云鄭時吳陽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爲歲禱因

上下時是言秦用四時祠上帝青黃赤白最尊貴之也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爲歲禱因

禹龍鑿車一駟。駟案漢書音義曰：禹，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禹音偶，謂偶是形於木。禹，馬亦然。鑿車，謂車有鈴，乃有和樂之節，故取名也。木，禹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以上赤雲氣畫，諸侯加象飾，口足天子玉飾之也。

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宿，猶齋戒也。李奇曰：通權火，若井潔，舉也。其法類稱，故謂

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漢祀五時於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權如字，一音權。周禮有司燿，燿火官。張晏解非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

云。經，常也。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

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舊祥

輒祝祠，移過於下。謂有災祥，輒令祝官祠祭。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

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張晏曰：枌，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或曰枌榆，鄉名。高祖里社。徇沛，為沛公，則祠蚩尤，覺鼓旗，遂

以十月至灊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

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

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

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李奇曰：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

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

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

房中堂上之屬禮樂志有安世房中歌皆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

廣雅云東君日也王逸註楚詞雲中雲也東君雲中亦見歸藏易也周禮以標燎祠司命鄭衆云司命文昌四星也先炊古炊母之神也秦巫祠社主巫保族彙之屬

即上文三社之主巫保族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及有靈施化民

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祝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巫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蓋巫成之類也施糜鄭玄謂主施糜

神之九天巫祠九天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旻天北方元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

炎天東南陽天是為九天也太元經云一中天二奠天三徙天四罰更天五辟天六郭天七成天八治天九成天也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

山巫祠南山秦中者二世皇帝婦強死者魂魄能依人為厲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郃

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牢故言血食邇於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

時祠以牛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漢書儀云五年脩復周家舊祠祀后

教人種百穀為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

星於東南金勝為土相也廟祀云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

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

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

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齊有泰山淮南有天柱山二山初天子祝官不領遂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

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乂安民人靡疾問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

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顏師古云：駕車被馬之飾，皆具。

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河湫，黃河及湫泉。加玉各二。言二水祭時，各加玉璧二枚。及諸祠

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

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是時

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案漢書音義曰：在東郡界。其符也。謂河決乃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

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尙伏在地，故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徐廣曰：在文帝十五年春。

按成紀今秦州縣也。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

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

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

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方，天舍謂陽谷，日沒於西，墓謂北谷也。天

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

雍五時。章昭曰：字謂上同下異，禮所謂複廟重屋也。續曰：一營宇之中立五廟，括地志云：渭陽

方帝別爲一殿，而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渭陽五廟，在二水之會北岸。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

臨渭北穿蒲池溝水。顏師古云：蒲池爲池而種蒲也。蒲字或作蘭，言其水恐顏說非。按括地志云：渭北咸陽縣有蘭池，始皇逢盜蘭池者也。言穿溝引渭水入蘭池也。疑蘭字誤作爲蒲。

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小顏
云。刺謂採取之也。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遺書。有本制。兵制。服制。驚刺音七。賜反。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曰。亭名也。爾。括地志云。長安門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後館陶公主長門園。武帝以長門名宮。卽此。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孟康曰。直。值也。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晉灼云。淮南云。魯陽公與韓構戰。戰日暮。援戈麾之。日爲却三舍。豈其然乎。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徐廣曰。是後三十七年。鼎出汾陰。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人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卽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魏。馴案。自此後武帝事。褚先生取爲武帝本紀。注解已在第十二卷。今直載徐義。今天子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又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漢舊儀云。元年祭天。二年

祭地三年祭五時。三歲一遷。皇帝自行也。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蹠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

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

五年。夷侯胡。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

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

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

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

海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

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

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常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

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

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鍾。

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毫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

樂汁。數國曰。天宮。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宋均云。天一。太一。北極神之別名。春秋佐助期曰。太一。佐曰五帝。

紫宮。天皇。曜魄寶之所理也。石氏云。天一。太一。各一星。在紫宮門外。立承事天皇大帝。太一。佐曰五帝。

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司馬彪續漢書祭志云壇有

帝壇八通神道八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

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

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謂祠祭以解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

澤一作阜山君地長用牛此則人上書言古天子祭太一天神也澤山本紀作嶧山武夷君

用乾魚是時既用越巫勇之疑即此神今案其祀用乾魚兼不享牲牢或如願說也陰陽使者以一牛令

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樂彥

也其明年郊雍帝立已十九年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

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

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元鼎四年時而以常山

爲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曰趙之王夫人幸有

子封爲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漢書作李夫人卒帝悼之李少翁致其天

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

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乙畫赤車以丙丁畫元車以壬癸畫白車

以庚辛畫黃車以戊己將有水事。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居歲則乘黃車。故云駕車辟惡鬼也。

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

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元鼎二年時。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

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三輔黃圖云。鼎湖宮名。在藍田。章昭云。地名。近宜春。案湖本屬京兆。後分屬弘農。恐非鼎湖處也。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

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

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

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

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

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

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

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鬻粟。今陛

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閭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

立后土。元鼎四年。徐廣曰。祠汾陰睢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榮陽。而還。過雒陽。下

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

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尙方，而樂成

侯姊爲康王后。

王名奇，康

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

元狩二年，徐廣曰：以

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著云中

得也。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

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

安期羨門之屬，願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

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

文成食馬肝死耳。

論衡云：氣勃而毒盛，故食走馬肝。馬肝，人儒林傳曰：食肉無食馬肝是也。

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

上語樂大云：子誠能脩文成方。

我，更何所愛惜乎？謂不吝金寶祿位也。

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

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尙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闕

棊，棊自相觸擊。

顧氏案：萬舉術云：取雞血雜磨針，鐵搗和磁石，置局上，自相抵擊也。

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

軍，居月餘，得四印。

謂五利將軍、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爲四也。

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

江，決四瀆，間者河溢，羣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

元鼎四年也。

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

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輦，斥車馬，帷

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

衛子夫之子曰衛太子，女曰衛長公主。是衛后長女也，非如帝姊曰長公主之例也。黃金萬斤，更命其邑

曰當利公主。

萊有當利縣。地理志東。

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曰武帝姑，將相以下。

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

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

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更加樂通侯及天道將軍印爲六印。貴震天

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搔挽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雎后土營旁

見地如鉤狀，掇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

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徐廣曰：河渠書曰：潏水自中山西。隰隰有黃雲蓋焉。有庶

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徐廣曰：土官從行。上薦之，或者祭鼎也。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

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豐庶，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開昔秦帝與神鼎，孔文祥云：秦帝。

太昊也。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享禱。徐廣曰：禱。

享，養也。音禱，皆嘗以享牲牢而祭祀。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

基，自羊徂牛，鼎及鼐，不吳不鷲，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徐廣曰：中山中亦復有中山。

也。非魯也。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徐廣曰：一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

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

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尙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神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章昭云黃帝時萬國以其修神靈得封者七千國或爲七十國樂彥云以舜爲神明之後封禪滿於陳之類是也顧氏案國語仲尼云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汪芒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也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謂有非嬰鬼神之人乃斷理而誅斬之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一作塞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說文云胡牛垂頰也釋名云胡在咽下垂者則所謂龍胡也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

與胡髻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徐廣曰階次也。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醊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麋在鹿中。水而泊之。徐廣曰泊一作酒。灌於釜中曰泊。音翼。祭日以牛。祭月以羊。麋特。樂彥云祭日以太牢。月以少牢。特不用也。小顏云牛羊若羣。止一牲。故云特也。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味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顧氏云贊祀祠也。漢舊儀云贊饗一人。秩六百石是也。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太一鋒。徐廣曰天官書曰天極星明者太一常居也。斗口三星曰太一。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鄭德云其言語不相應。無驗也。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

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瑟及空侯。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徐廣曰。古釋字作澤。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徐廣曰。須一作涼。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旣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

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卽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僂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問使求僂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咒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用于禮樂。脩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

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新論云武帝出璽印石財有朕光子侯則沒印帝畏惡故殺之風俗通亦云然顧胤案武帝集帝與子侯家語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壽此說是也

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葦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葦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樂彥包愷並作旗星旗星卽德星也符瑞圖云旗星之極芒豔如旗本亦作旗也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旣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旣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徐廣曰一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小顏以爲作益壽延壽二館漢武故事云作延壽觀高二十丈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徐廣曰在甘泉漢書並無臺字疑衍也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

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元封二年天子爲塞河與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

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

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

陵。元封五年而東登禮灋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縱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

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

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圓宮。垣爲複道。

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元封二年如

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

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太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

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

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元封二年故但祠於明堂。其贊饗曰。天增

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

月乙酉。柏梁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

梁栽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

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領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臣歧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一作丸。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旣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闕。石闕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脩封天漢三年。還過祭恆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云祠官寬舒謂之五寬舒祠官也。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

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索隱述贊曰。禮載升中。書稱肆類。古今盛典。皇王能事。登封報天。降禪除地。飛英騰寶。金泥石記。漢承遺緒。斯道不墜。仙閣蕭然。揭休勒誌。

考證

封禪書至矣而德不治。○監本訛作至梁父矣。衍梁父二字。今改正。

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臣照按詩云二字。不審所謂。注家皆略。蓋唐時無此文也。蓋視其掌云爲句。衍一詩字耳。

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集解索隱文俱有脫誤。不可解。

宋母忌。索隱樂彥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母忌。○今五千言中無此語。

汧洛正義。洛水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推尋文義。洛水下脫出字。

杜主。故周之右將軍。正義括地志云。杜祠雍州長安縣西南二十五里。○推尋文義。杜祠下脫在字。

色外黑內赤。集解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尙伏在地，故內赤。○按漢書郊祀志注引服虔云：十月陰氣在外，故外黑。此脫故外二字。

曰：天神貴者太一，索隱樂汁徵圖。○當作樂汁圖徵。

棊自相觸擊，索隱棊頭置局上。○推尋文義，棊頭上脫塗字。

卷二十九

河渠書第七

夏書曰：禹抑鴻水。音憶抑者遏也。洪水滔天，故禹遏之。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

泥行蹈毳，山行卽橋。徐廣曰：橋近遙反。一作擗，擗直轅車也。音已足反。戶子曰：山行乘擗，音力追反。

昌芮反，注以撮子芮反。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顏師古云：通九州，度九山。

又子絕反，與蘊音同。澤所生物，產言於地，所宜商而度之，以制貢賦。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

龍門，龍門在州韓城縣北，南到華陰，王更名寧秦，漢高帝改曰華陰。東下砥柱，砥柱山在硤石縣東北

五十里，在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孟津在洛州河陽縣南，門外孔安國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

水湍悍，湍疾悍，暹也。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廩二渠以引其河。廩案漢書音義曰：廩分也。二渠其一

關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按章昭云：疏決為灑。字音疏。陸北載之高地。過降水。出潞州屯留。

反。斷即分其流。淮其怒是也。二渠其一則深川。其二王莽時遂空也。言過降水及大陸水。同為逆河。入于

山東北。至于大陸。一名廣河。澤在邢州及趙州界。播為九河之口。至冀州分為九河也。同為逆河。入于

物海。礪石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

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經陽武為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即河溝。今之汴河是也。以南

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

渠。三江五湖。吐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

入海。故禹貢有北江。中江也。五湖。郭璞江賦云：具區。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書曰：冰。姓李。鑿離

碓。曰古墟字。辟沫水之害。蜀西南。微外與青衣合。東南入海也。穿二江成都之中。一名汶江。一名管橋

水。一名清江。亦名水。江。西南自溫江縣界流來。又云。郫江。一名成都市。江。一名市橋江。亦名中日江。亦曰內

江。西北自新繁縣界流來。二江並在益州。成都縣界。杜預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風俗通云：秦昭

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激田。萬頃。神須取女。二人以為婦。冰自以為女。與神婚。徑至祠。勸神。酒

杯。灌。滯。因。厲。聲。責。之。因。怒。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鬪。於。江。岸。有。聞。輒。還。流。江。謂。官。屬。曰。吾。鬪。疲。極。不。當。相

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漑。百。姓。饗。其。利。至。于。所

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既。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濁。漳。水。源。出。潞。州。長。子。縣

西。力。黃。山。地。理。志。云。濁。漳。水。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

入。清。漳。接。力。黃。鹿。谷。二。山。北。鹿。也。鄴。相。州。之。縣。也。乃。使。水。工。鄭。國。能。治。水。故。曰。水。工。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小。顏

伐。之。息。秦。伐。韓。之。計。乃。使。水。工。鄭。國。能。治。水。故。曰。水。工。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小。顏

云。中音仲。即今九壩山之東。中山是也。邱至也。瓠口。即谷口。郊祀志所謂寒門谷口是也。與池陽相近。故曰。田於河所。池陽谷口也。括地志云。中一名仲山。在雍州靈陽縣西十五里。又云。焦穫。亦名瓠。在涇陽北城外也。邱至也。至渠首起。並北山。東注洛。馮翊懷德縣。出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今枯也。

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命爲秦建萬世之功是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

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音昔。本或作斥。則如字。讀之。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

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一名十里隄。在白馬。

縣東。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志云。郟州。

鉅野縣東。北大澤是。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

郟河縣也。郟音輪。章昭云。清。郟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郟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

以人力爲彊。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爲大

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

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

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舊說。徐伯表。水工姓名也。小顏云。表者。巡。悉發卒。

日。一云。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

番係言。漕從山東西。番音婆。又音潘。詩小雅云。番維司徒。番氏也。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

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括地志云：汾水源自嵐州靜樂縣北百三十里，管澤也。汾陰故城俗名股湯城，在蒲州汾陰縣北九里。漢汾陰縣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

頃，故盡河壩。韋昭曰：壩音而緣反，謂棄地。民菽牧其中耳。菽，乾草也。謂收菽及牧畜於中。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

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

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其

田既薄，越人徙居者，習水利，故與之而稍少其稅，入之於少府。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斜，二水名。韋昭曰：褒中縣也。斜，谷名。音邪。瓚曰：褒

縣北五十里，斜水源出褒城縣西北九十八里，衝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派。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

流，漢書溝瀆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以行船是也。按褒城即褒中縣也。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阿

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括地志云：鳳州兩當縣本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

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從南陽郡今鄠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

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南無限言多也。山東謂河南之東，山南之東，及江便於砥

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

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濇。徐廣曰：濇一作澗。不可漕。其後莊熊巖言：臨晉也。一名大荔城，亦曰馮翊城。民願穿

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洛漆沮水也。括地志云：重泉故城在同州蒲

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商音崖，應劭曰：徵在馮翊，或曰商顏山名。微音懸，縣名也。小顏云：卽今之澄城也。顏又如字。

岸善崩。言商原之崖岸。土性疎。故善崩毀也。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類以絕商顏。下流曰頽。頽曰頽。

東至山嶺十餘里。閒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州馮翊縣西北四十里。故老云。漢時自徵穿渠。引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

伏龍爲名。今祠頗有靈驗也。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

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

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華州鄭縣東北二十里也。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

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淇園在淇水之北。竹多。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

日。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浦令密謂之。榘以草塞其裏。乃以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

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柰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爲河。殫。謂州闔盡爲河也。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

已時兮吾山平。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者乎。駟案如吾山平兮。鉅野溢。鉅野澤使溢也。

魚拂鬱兮柏冬日。徐廣曰。柏猶道也。冬曰行天邊。若與水相連矣。駟案漢延道弛兮。離常流。廣曰。延

一作正。駟案晉灼曰。河道皆弛。壞則衆魚沸鬱而滋長也。道冬日乃止。延道弛兮。離常流。廣曰。延

決由其源道延長弛溢。故使其道皆離常流也。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張晏曰。蛟龍地

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翫桑浮兮淮泗滿。名也。如淳曰。桑取也。

水所浮漂。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滂潏。北渡迆兮浚流難。擧長菱兮沈美玉。如淳曰。擧取也。

引致上石者也。擧音已。免反。菱一作菱音磨。擧氏又音綁也。河伯許兮薪不屬。燒故薪不足。薪

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礎石苗。如淳曰。河決礎不能築。故言苗。草昭曰。礎柱也。木立死曰苗。宜房塞兮。

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宜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

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如淳曰。地

輒渠。案溝瀆志。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小顏云。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也。引堵水。徐廣曰。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鉅定。澤名。

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宜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滄。徐廣曰。一作滄。上姑蘇。望五湖。東閱洛汭。大邳。迎河行

淮。泗濟。溧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宜房。悲

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田與。徐廣曰。溝瀆志。行田二百畝。分賦。一夫二百畝。以田。惡故更歲耕之。

案陸述贊曰。水之利害。自古而然。禹疏溝瀆。隨山澤川。云。泊後世。非無聖賢。鴻溝既劃。龍骨斯穿。填闕攸壘。黎蒸有年。宜房在詠。梁楚獲全。

考證

河渠書功無已時兮。吾山平集解。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者是乎。駟按如淳曰。恐水漸山使平也。○水經注。馬頰水。又南北流。逕山南山。即吾山也。

平準書第八

以均天下郡國輸餉實則糶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輸歸于京都故命曰平準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餽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天子駕駟馬其色宜

能具鈞色之駟馬漢書作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

蘇林曰無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秦錢半兩徑寸二分重十二銖英錢重三銖錢譜云文為漢

物可蓋藏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秦錢半兩徑寸二分重十二銖英錢重三銖錢譜云文為漢

與一黃金一斤下注云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是其義也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

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也李奇曰稽貯滯也言計市物賤而豫益積之也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賤也漢書糶字作躍

曰李奇云稽貯滯章昭云稽留待也稽字當如李章二釋音灼及馬融訓稽為計及考於義為疎如淳

然糶者出賣之名故食貨志云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金漢以一斤為一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

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

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租稅之入自

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案經訓常言封君已下皆以湯沐

費也一年之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說文云漕水轉穀也一云車運曰漕水運曰漕

官儲者也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如榆莢也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

也。以卽山鑄錢。案卽訓就言就出銅之山鑄錢故下富埒天子也。案孟康曰埒者際畔言鄰接相次

也。或曰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

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漢書

文帝用晁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

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謂增益苑圍造廠而養馬而宮室列觀與馬

益增脩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

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章昭曰貫朽而不可校。如淳曰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

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案漢書音義

問其間。則相踴鬻。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居官者以爲姓號。

故斥不得出會同。如淳曰倉氏庚氏是也。案如淳注出食貨志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

盜。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

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烏侯反。今

越。南越及閩越。南越今廣州。閩越今建州建安也。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

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彭吳賈人姓名。始開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

其道而滅之。朝鮮。齊名。

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齋。居者送。中外騷

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三蒼折音五。官反。鄭氏又音五。亂反。案。抗者。耗也。消耗之名。言百姓貧弊。故行巧抵之法也。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

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羊孔僅之屬也。弘。其後漢

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謂靈夏三州。地取在元朔二年。築朔方。志云。夏州。秦上郡。漢

不改。隋置夏州。魏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鍾。謂案。漢書音

散幣於邛。焚以集之。應劭云。臨邛。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與以誅之也。悉巴蜀租

賦。不足以更之。或曰。更。償也。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外縣受錢於內府也。東

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千百巨

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元朔五年。徐廣曰。而漢

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

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

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陳。久也。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

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

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躡無所食。今字。詰。躡。今。滯。字。則。躡。與。滯。同。謂。富人。貯。滯。積。穀。

則貧者無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曰造士二級曰閑與衛三級曰良士

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乘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曰造士二級曰閑與衛三級曰良士

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顏云一

金萬錢也計十一級級十七萬合百八十七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諸買武功爵官首

顯氏案或解云初一級十七萬自此已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成三十七萬也

者試補吏先除稍高故得試為吏先除用也千夫如五大夫十等爵第九也言千夫爵秩比於五大夫舊二

楊璞以千夫為吏殆謂此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徐廣曰爵名也顯案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

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公食公卿祿而無職蓋此言武功置爵唯得至於樂卿也臣瓚所引茂陵書蓋

後人記其爵次耳今注稱十爵至十八庶長為樂卿十九至二十為樂公乃以舊二十爵釋武功爵蓋亦

顯說爾非也大顏亦以為然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

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張晏曰吏見而廢格

沮誹窮治之獄用矣音閣沮音才緒反誹音非謂廢格天子之命而不行及沮敗誹謗之者皆被窮治故

云廢格沮誹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

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也屬東郡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光武改曰衛公國

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苗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音贍。徐廣曰。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尙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里如淳曰。長安已北朔方已南。噴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子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躡財役貧。案漢書音義曰。躡。停林云。貯塵也。音佇。此謂居積停。廢居居邑。有所畜言其乘時射利也。案服虔曰。居滯壓久也。子賈發貯。財是也。轉穀百數。曰車也。廢居居邑。有所畜言其乘時射利也。案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劉氏云。廢出賣也。封君皆低首仰給。距也。服虔曰。仰給於商賈。服虔說是也。而劉伯莊以爲封君治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如淳曰。磨錢取銖故也。物益少而貴。作錢不作餘物。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銅赤金也。注云。丹陽銅者。神異經云。西方金山有丹陽銅也。今半兩錢。

法重四銖。牛兩實重四銖。文為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銖。徐廣曰音容。呂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

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徐廣曰一作紫。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

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銀錫為白金也。以為天用。莫如龍。易云行天。地用莫如馬。云行地

莫如馬。是也。人用莫如龜。禮云諸侯以龜為寶是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氏案錢

謂其文為龍形。隱起肉好皆圓。文又作雲霞之象。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懋反。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餼。馬融云餼六兩。漢書作撰。二字音同也。晉灼案黃圖云。直三千三百

也。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謂以八兩差為三品。此重六兩。而下小。謂重四兩也。云以重差小

肉好之下。又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謂以八兩差為三品。此重六兩。而其形方。錢譜肉好皆方。隱起馬形

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

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東郭姓。咸陽名也。案風俗通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

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

矣。言百物毫芒至秋皆美細。今言弘羊等三人言利事纖悉能分析其秋毫也。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

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章昭曰欲令出馬無馬者

適令伐棘上林不謂無馬者。章說非也。作昆明池。案黃圖武帝穿昆明池。周四十里。以習水戰。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

出擊胡。元狩四年。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

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章昭云。少府天子私所給賜經用也。公用屬大司農。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集韻。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爲牢也。盆者。煮小顏云。蘇說是。樂彥云。牢乃盆名。其說異也。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集韻。張晏曰。若人執倉庫之管。或曰管固。包以致富羨。役利細民。樊饒也。與衍同義。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奇人欲擅其利。必有沮止之議。此不可聽也。許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史記音義曰。鈇音徒計反。章昭曰。鈇以鐵爲之。著左趾以代刑也。足下重六斤。以代刑。至魏武改以減代鈇也。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鈇故也。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李奇曰。齊皆也。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軛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緡。出二十算也。詩云。維絲伊緡。如淳曰。胡公名錢爲緡者。詩則貴之。言算軛車者。有軛車。故謂之緡也。異時。猶前時也。說文云。軛。小車也。傅子言漢代賤乘軛。今使出稅。一算二算也。緡音曼。諸賈人未作貨貸。買居邑。稽諸物。稽者。停留也。卽上文所謂廢居居邑也。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率緡錢二千而一算。曰此緡錢爲是。儲緡錢也。故隨其用。如淳曰。以手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諸作有租及鑄力所作而賣之。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

士。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邊騎士也樓船令邊郡選富者爲車騎士。輶者以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如淳曰商賈有輶車使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悉盡也具也若通其家。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謂賈人有市籍。敢犯令沒入田僮。若賈人其田及僕僮皆入之於官。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贖。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案漢書音義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也。一說在縣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

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屨而牧羊。曰：履草也。

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

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

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徐廣曰：元鼎二年時丙寅歲。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筭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

通貨物矣。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始令吏得入穀補官

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

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抵歸也。劉氏云：大抵猶大略也。更無他事。從虛也。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服虔曰：舉兼并之徒。守

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

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徐廣曰：元狩四年時王戊歲也。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

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

張湯又與異有卻，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

初下有不便處也。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

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

國多姦鑄錢雜以鉛錫也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

官掌鑄赤側之錢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曰俗所謂紫紺錢也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

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元鼎三年而民不思罔下皆自湯故人不思也其後二

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

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

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

有緡田奴婢是也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

少反者謂反使從輕也案劉德爲京兆尹每行縣多所平反是也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如淳

謂分曹輩而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

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

關置左右輔徐廣曰元鼎三年丁卯歲徙函谷關於新安東界初大農筭鹽鐵官布多謂泉布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

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戰鬪馳逐也乃大修昆

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蓋始穿昆明池欲與滇王戰今乃更大脩之將

又下文云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擊南越也昆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

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沒入田田之謂比者所沒入之田也其沒

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爲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

四百萬石樂彥云度猶運也及官自糴乃足謂天子所給廩食者所忠言世家子弟如淳曰世世有

姓名服虔云掌故官取書於司馬相如者封禪書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是也唯姚察獨以爲所忠非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中國被教齊

整之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淳曰株根帶也諸坐博戲事決爲

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或曰先至者爲根李奇云先至者爲魁株也送當作選選引也應李二音是

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似若得其株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徒又文穎曰凡鬪雞勝者爲株傳云陽溝之

雞三歲爲株今則鬪雞走馬者用之因是時山東被河苗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十里天子憐

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

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

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案漢書音義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

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徹如淳曰徹塞也既無亭候又不徵巡無

備也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漢書音義曰令民得畜牧於邊縣也環曰

民得畜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切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

出緡算者皆復令居新秦中又充切之也謂與民母馬令得爲馬種令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爲息什一也

環曰前以邊用不足故設告緡之令設亭徹邊民無警皆得田牧新秦中已充故除告緡不復取於民

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徐廣曰元鼎四年立后土五年立太時。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

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赦天下因

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令音零姚氏音連章昭云

金城初置張掖酒泉郡。元鼎六年徐廣曰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如淳曰六十萬人戍田

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

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歲課息

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

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

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如淳曰省

有重也或曰至嘗酎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也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爲侯侯歲以戶口酎

酎飲酎受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劉氏云言列侯多以百而數故坐酎金失侯者一百六人也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元鼎六年徐廣曰式既在位見

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器民患苦其不好賈貴。音古言器苦窳不好凡病之器云苦窳窳音

庚事見本紀苦如字讀亦通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

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

徐廣曰南越爲九郡屬案晉灼曰元鼎六年定

備耳郡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犍柯越嶺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爲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也。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

比給初郡。地比近給初郡。初郡卽西南初置之郡也。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奉音扶。而初郡時

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閒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

兵所過縣爲以警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徐廣曰。擅一作經。經常也。唯取川足耳。不暇顧經常法則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

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筭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

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服虔謂儻云。儻音所輸物。不足償其履載之費也。儻音子就反。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

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

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

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

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

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

謂他郡能入粟輸所在急要之處也。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

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

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謂吏坐市肆行市。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也。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又古者貨貝。寶龜。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貝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

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徐廣曰。一作衰。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管子有輕重之法。徵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

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即下或黃或白或赤也。黃。黃金也。白。白銀也。赤。赤銅也。見食貨志。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如淳曰。名錢為布。於民間也。或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名。孟康曰。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饑。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索隱述贊曰。平準之立。通貨天下。既入縣官。或振華夏。其名刀布。其文龍馬。地算告繡。哀多益寡。弘羊心計。卜式長者。都內克殷。取贖郊野。

索隱述贊曰。平準之立。通貨天下。既入縣官。或振華夏。其名刀布。其文龍馬。地算告繡。哀多益寡。弘羊心計。卜式長者。都內克殷。取贖郊野。

考證

平準書物踊騰糶索隱按漢書糶字作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然糶者出賣之名故食貨志云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是也○臣世駿按作躍則宜屬上句作糶則宜屬下句布衣屨而牧羊集解韋昭曰履草也○推尋文義宜云屨草履也

徙奴婢衆○徙一本作徒

名工官治車諸器○名一本作召

卷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一

齊之系家又董仲舒曰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為家者也

吳太伯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是吳本伯爵也范寧解論語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子之元子故曰太伯稱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闕爾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胥築闔閭闔閭太伯弟仲雍吳執哉居藩籬宋忠曰執哉仲雍字藩籬今吳之餘暨也解者云雍是城都之今蘇州也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

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應劭曰：常在江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

下故欲傳國於季歷，以太王病，託探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又釋云：太王病，託探藥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

歷主喪，不葬，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祀，不祭，以禮。三讓也。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荆蠻。

自號句吳。宋忠曰：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荆者，楚之舊號。以州言之，曰荆蠻者，閩也。南夷之名。

註漢書，以吳言句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此言號句吳，當如顏解，而註引宋忠以為地名者，系本居蜀。

云：執說居藩籬，執姑徒句吳。宋氏見史記有太伯自號句吳之文，遂彌縫解彼云：是太伯始所居地名。裴氏引之，恐非其義。藩籬既有其地，句吳何總不知真實。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

吳人不聞別有城邑，謂名句吳，則系本之文，或難依信。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

皇覽曰：太伯家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吳地記曰：仲雍家在吳鄉，常

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

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徐廣曰：在河東大陽縣。是為虞仲。安邑南，故曰夏虛。左傳曰：太伯、虞仲，太

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子必也。又論語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是仲雍稱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者。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則仲雍本字仲而為吳之始祖，故後代亦稱虞仲，所以祖與孫

同號也。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音歌。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

疑吾立。橋音反。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繇音周。繇卒，子屈羽立。屈音反。屈羽

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史考云：柯轉，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

古史考云：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

春秋經傳公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左氏二年傳

假道伐虢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虢不臘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有二月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其公反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

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與中國之虞滅後二世合七十一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雍十八代孫王壽夢二年自壽夢已下始

計壽夢七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犇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服虔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客之幣辭左氏成二年曰巫臣聘齊及

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七年傳曰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使於吳吳子壽夢悅之乃通吳于晉教吳乘車反於是戰陣教之叛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吳始伐楚伐巢伐徐鄆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杜預曰吳與烏程縣南也春秋經襄三年楚

衡山也至二十五年王壽夢卒襄十二年經曰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曰壽夢計從成六年至此正壽執音相近姑壽夢是一人又名乘也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春秋經書吳子過左傳稱諸樊蓋姑為諸執姑壽夢是一人又名乘也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過是其名諸樊是其號公羊傳過作講次

曰餘祭次曰餘昧與之朱方杜預曰句餘吳子夷末也按餘祭也又襄二十八年左氏齊慶封奔吳吳句餘不得是夷末但句餘或別是一人杜預誤以為夷末爾惟史記公羊作餘昧左次曰季札公羊傳曰

氏及穀梁並為夷末夷末句餘音字各異不得為一禮記公羊反味莫葛反次曰季札公羊傳曰味也與季子同母者四人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以為君季子猶不受謂請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謂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季子使而亡焉餘者長庶也即之闔閭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君之命則宜立者我也餘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史記壽夢四子亦約公羊文但以僚為餘昧子為異耳左氏其文不明服虔用公羊杜

預依史記及吳越春秋下註徐廣引系本云夷味生光引吳越春秋云王僚夷味子今檢系本吳越春秋並無此語然按左氏孤庸對趙文子謂夷末甚德而度其天所啓也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若以僚為夷末子不應此言又光言我王嗣則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光是夷味子明僚是壽夢庶子

王諸樊元年也案系本曰諸樊徒吳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

不義曹君君公子負芻也宣公曹伯廬也魯成公十三年會晉侯伐秦卒於師曹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

成曹君欣時逆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立杜預曰皆宣公庶子也欣時子臧也十五年傳

曰會於威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杜預曰聖人應天命不拘常體也次守節杜預曰謂賢者下失節杜預曰愚者妄動也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

敢失守乎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義嗣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杜預曰諸樊嫡子故曰

遂逃奔宋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義嗣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杜預曰諸樊嫡子故曰

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音捨秋

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晉悼公平公即位是也十三年王諸樊卒春秋經襄二十五年

楚門于巢卒左氏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於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有命授弟餘祭

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瘳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有命授弟餘祭

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

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襄三十一年左傳趙文子問於風孤庸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

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成七年左傳曰吳州來杜預曰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昭十

三年傳吳伐州來二十三年傳吳滅州來則州來本為楚邑吳伐滅以封季子也地理志云會稽毗陵縣

季札所居太康地理志曰故延陵邑季札所居粟頭有季札祠地理志云沛郡下蔡縣古州來國為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於州來公羊傳曰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何休曰不入吳朝廷也此

云封於延陵。謂國而賜之以采邑。杜預春秋釋例。土地名則云延州來。闕不知何故。而爲是言。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犇吳。吳子慶封朱方之縣。朱方。秦改曰丹徒。記曰。以爲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魯公二十九年。請觀

周樂也。杜預曰。魯以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爲歌。周南召南。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之矣。王職

曰。言始造。猶未也。杜預曰。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樂然其音不怨怒。歌。邶鄘衛。預曰。武

王伐紂。分其地爲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并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樂。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

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樂。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

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杜預曰。康叔武公。歌。王。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杜預曰。王黍離也。曰。美

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也。宗。周。殞。滅。故。歌。鄭。鄭。風。東。鄭。是。曰。其。細。已

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無。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

服虔曰。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體疎而不切。表東海者。其太公乎。王肅

故曰。大風。泱泱。決於良反。決。決。猶。注。洋洋。美。盛。貌。也。杜。預。曰。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太。公。乎。曰。言。爲。東

表。式。國。未。可。量。也。未。可。量。也。杜。預。曰。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歌。幽。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憂。自。樂。而。不。荒。淫。也。

其周公之東乎。穆先公杜預曰。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爲成王陳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

至也。其周之舊乎。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也。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杜。預。曰。惜。其

國小而無明君杜預曰：中庸之聲婉約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左傳盟作明故徐廣亦云一作明此以聽聲知政言其明聽爾非盟會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

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

能久乎。杜預曰：淫聲放蕩，自節以下無譏焉。風也。其國小無所刺譏。歌小雅杜預曰：小雅亦樂歌之章。曰：

美哉，思而不貳。杜預曰：思文武。怨而不言。王肅曰：非不能言，畏罪咎也。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衰小也。猶有先王之

遺民也。杜預曰：謂有德無貳叛之心也。怨而不言。陳曰：廣哉，熙熙乎。熙熙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杜預曰：論

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杜預曰：頌者以至矣哉。賈逵曰：直而不佞。曲而不詘。杜預

曰：聽也。近而不偪。杜預曰：遠而不攜。攜也。遷而不淫。武王居鄗，杜預曰：淫過蕩也。復而不厭。杜預

曰：常日哀而不愁。杜預曰：知命也。樂而不荒。杜預曰：節之以禮也。用而不價。杜預曰：德弘大。廣而不宣。杜預曰：不自顯也。施而不

費。杜預曰：因取而不貪。義然後取。處而不底。杜預曰：守之以道。行而不流。杜預曰：不自顯也。五聲和八風平

之五聲。杜預曰：宮商角徵羽謂節有度，守有序。杜預曰：八音克諧，節有盛德之所同也。杜預曰：頌

德之見舞象，箭南籥者也。賈逵曰：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箭音朔，又蘇彤反。曰：美哉，猶有憾。杜預曰：憾，恨也。恨

平也。杜預曰：憾，或作感，字音見舞大武。賈逵曰：大武，周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賈逵

爾亦讀為憾，又音胡暗反。見舞大武。賈逵曰：大武，周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賈逵

湯樂大濩也。曰：聖人之弘也。杜預曰：弘，大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杜預曰：慙，於始伐而見舞大夏

曰：夏禹之曰：美哉，勤而不德。杜預曰：服虔曰：禹勤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箭。杜預曰：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

樂大夏也。曰：美哉，勤而不德。杜預曰：服虔曰：禹勤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箭。杜預曰：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

樂大夏也。曰：美哉，勤而不德。杜預曰：服虔曰：禹勤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箭。杜預曰：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

曰德至矣哉。大矣。服虔曰：至帝王之道，極於韶也。盡美盡善也。如天之無不燾也。賈逵曰：燾，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無

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去魯，遂

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服虔曰：入邑與政，職於公，不與國家之事。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

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服虔曰：樂高，難也。乃憚反，在魯昭公八年，樂高也。

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修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服虔曰：禮，社稷也。

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

晉，將舍於宿。服虔曰：宿，案左傳曰：將宿於威。按太史公欲自為一家事，雖出於左氏文，則隨義而換。既以舍字替宿，遂以宿字替威。爾威既是邑名，理應不易，今宜讀宿為威。威，衛邑。孫文子舊所

食，聞鍾聲。服虔曰：孫文子鼓鍾作樂也。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服虔曰：辯，若國辯也。夫以辯，獲罪於君，以在此也。獲罪出獻，公以威畔也。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

此畔字宜讀曰樂，樂謂聞鍾聲也。非其義耳。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王肅曰：君在殯而可以樂乎。賈逵曰：言衛君

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服虔曰：聞義而改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世本云：名棄。魏獻子

名舒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服虔曰：言晉國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

三家。杜預曰：富必厚。施故政在三家也。吾子直。服虔曰：直，不曲，能曲撓以從衆。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

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活地

志云徐君廟在泗州徐城縣西南一里即延陵季子掛劍之徐君也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

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為靈王吳子餘祭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餘祭立四年餘祭

昧在位十七年系家倒錯二王之年此七年正是餘昧之三年昭元年經曰冬十有一月楚子麇卒左傳

曰楚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纒而弑之孫臯曰以冠纒絞之遂殺其二子幕

及平夏葬王於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傳曰吳伐楚

北有棘蔎麻以報朱方之役杜預註彼云皆楚東鄆邑也諡周云鄆縣東十一年楚伐吳至季婁服虔

曰季婁楚之東邑昭五年左傳曰楚子伐吳使沈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杜預曰乾谿在

尹射待命於巢蓮啓龜待命季婁今直言至季婁略耳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春秋襄二十九年經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

也合在季札聘魯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焉昭十三年經曰餘昧十五年

之前倒錯於此魯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焉也昭十三年經曰餘昧十五年

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弑其君虔於乾谿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左氏具載詞繁不錄公子比弃疾皆靈王

弟也比即子干也靈王公子圍也即位後易名為虔弃疾即位後易名熊居是為平王史記以平王遂有

楚國故曰弃疾弑君春秋以子干為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

王故曰比弑其君彼此各有意義也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此文以

羊傳以為僚二年公子光伐楚徐廣曰世本云夷昧生光吳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

還六年比二年公子光亡王舟事在左昭昭十五年昭昭十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昭二

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鱗設諸焉而耕於鄙是謂以客禮接之公子

光者王諸樊之子也。此文以為諸樊子。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

立。即不傳季子。光常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

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也。昭二十四

年經曰：冬，吳滅巢。左氏曰：楚子為舟師以略吳

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地理志：居巢屬廬江。鍾離屬江南。應劭曰：鍾離子之國也。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

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無其事。左氏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

伐楚，取兩都而去。鍾離居巢。伍子胥之初犇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僂於楚。

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服虔曰：欲取國。乃求勇士專諸。或作刺。左傳作：設諸刺。客

傳曰：諸堂邑人也。伍員吳越春秋專諸。豐邑人。伍子胥初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鬪，甚不可

當。其妻呼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諸曰：夫屈一人之下，必申萬人之上。胥因而相之，雄貌深目，侈口熊背。

知其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依左傳：即上五年，公子光客之。是

也。十二年冬，楚平王卒。昭二十六年春秋經書：楚子居卒是也。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

此及左氏：僚止合有十二年。使公子蓋餘燭庸。賈逵曰：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春秋作：掩餘。而史

事並見：昭二十七年左傳。使公子蓋餘燭庸。賈逵曰：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春秋作：掩餘。而史

也。賈逵及杜預：并刺客傳。皆云：二公子王僚母弟。而昭二十三年左傳曰：光帥右掩餘帥左杜註。云：掩餘。吳王壽夢子。又系族譜亦云：二公子並壽夢子。若依公羊：僚為壽夢子，則與系族譜合也。以兵圍

楚之六濞。杜預曰：濞在江六縣西南。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服虔曰：察疆弱。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

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賈逵曰：時言可殺王時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索當何時得也。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

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聘晉還至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服虔曰：母老子弱，專諸託其母

弱也。依王肅解與史記同於理無失。服虔杜預見左傳下文云：我爾身也。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

以其子為癩，遂強解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語，不近情過為迂回，非也。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

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服虔曰：言我身猶爾身也。四月，丙子，

光伏甲士於窟室。杜預曰：掘地為室也。春秋經唯言夏，而謁王僚飲。劉逵註：謁，請也。本或作請。王僚使

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吳都賦：鉞兩刃小刀。公子光詳為足

疾，入于窟室。杜預曰：恐難作王黨殺己，素避之也。詳音陽，為如字。左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

中。服虔曰：全魚炙也。劉氏曰：匕首，短劍也。按鐵論：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於匈。邊曰：交

專諸遂弑王僚。公子光竟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

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其天命之終也。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

之道也。杜預曰：吳自諸樊已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復命，哭僚墓。服虔曰：復命於僚，哭其墓也。復位而

待。杜預曰：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

之於舒。左氏昭二十七年曰：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三十年經曰：吳滅徐。徐子奔楚。左傳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徒，無封舒之事。當是舒徐字亂，又

且疎也。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嚭，州犁

同音吳以為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

武曰民勞未可待之胥對耳無孫武事也四年伐楚取六與灑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

左傳云楚囊瓦為令尹杜預云囊之孫子常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在左傳定十年當為闔廬七年九年吳王闔

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言今欲果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

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戰於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是也至

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音陣吳王闔廬弟夫槩音代反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以

利為上尙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

昭王亡出郢奔鄖服虔曰鄖楚縣鄖公弟左傳云鄖公辛之弟懷也欲弑昭王昭王與鄖公奔隨服虔曰隨楚與國也而吳兵遂

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無此事左氏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

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為

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

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堂谿亭括地志云豫州吳房縣在州西北九十里應劭云吳王闔廬弟夫槩奔楚楚封之於堂谿氏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

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杜預曰闔廬曰都楚邑定六年左傳四月己丑吳太子終棄敗楚舟師

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於是乎遷郢於都十五年孔子相魯定十年左傳曰夏公會齊侯於觀丘知禮而無勇是也杜預以為相會儀也而史遷孔子系家云攝行相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

之構李賈逵曰構李越地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構李城也構音醉越使死士挑戰人名氏乎駟案賈逵曰死士死罪人也鄭衆曰

死士欲以死報恩者也杜預曰駟案左傳曰使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

乃成高見三百里駟案越絕書曰闔廬起姑蘇臺在吳縣西三十里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

年越子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去構李七里此云擊

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駟案越絕書曰闔廬家在吳縣昌門外名曰虎邱

居其上故號曰虎邱此以為闔廬謂夫差夫差對闔廬若左氏傳則云對曰者夫差對所使之人也

以水銀為池王夫差元年駟案越絕書曰太伯到夫差二十六代且千歲以大夫伯嚭為太宰

左傳定四年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賈逵曰夫椒

中椒山也賈逵云越地蓋近得之然其地闕不知所在杜預以為太湖中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山

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賈逵曰會稽山名鳥所止宿曰棲越為

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賈逵曰行成求成也大夫官也種名也吳越春秋以為種姓文而劉

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樹灌以伐樹尋賈逵曰過國名也對灌樹尋

曰殺夏后相也過音戈寒泥之子澆所封國也猶姓國晉地道記曰東萊掖縣有過鄉北有過城是

古之過國者也對灌樹尋夏同姓賈氏據系本而知也按地理志北海壽光縣應助云古邗灌禹後今灌

亭是也又平壽縣云故邗尋滅夏后帝相后相啓之孫夏帝相之妃后緡方娠姓也杜預曰緡懷身也逃

於有仍國名。後賈逵曰。有仍而生少康。後服虔曰。少康爲有仍牧正。正王肅曰。牧官之長也。有過又欲殺少康。少

康奔有虞。後賈逵曰。有虞帝舜。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綸賈逵曰。有田一成。有衆

一旅。賈逵曰。方十里。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遺民餘衆。撫脩夏之故官。憲典。使人誘之。遂滅有過

氏。賈逵曰。使女艾。謀殺季杼。誘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以鮑配天也。不失舊物也。杜預曰。物事也。今吳不

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爲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

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

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爲吳患。

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杜預曰。艾陵。齊地。

六年也。左氏此年無伐齊事。至繒。杜預曰。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

得止。賈逵曰。周禮。王合諸侯享禮。十有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魯事在哀七年。當夫

宰嚭。自別召康子。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爲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左傳騶作邾。杜預註左傳

乃使子貢辭之耳。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爲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左傳騶作邾。杜預註左傳

耳。騶音邾。杜預曰。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

曰。是棄吳也。左氏作。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石田不可耕。且盤庚之誥。有顛越

勿遺。服虔曰。顛。墮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割絕無遺也。左傳曰。其顛越不共。商之以興。賈逵曰。徐

本作盤庚之譜有顯之越之商之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夫鮑氏齊大夫

齊杜預云私使人至齊國屬其子按左遠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鏃之劍以死鏃名賜使自

氏又云反役王聞之明非子胥自使也

劍名見越絕書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吳其亡乎梓槨相類因變文耳抉吾眼置之

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夫得有見乃盛以驢夷投之江以抉為辟又云吳俗傳云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

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子胥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入破吳越王即移向三江口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

杯動酒盡越乃開渠子胥作濠邊羅城東開入滅吳至今猶號曰示浦門曰儲罈是從東門入滅吳也

齊鮑氏弑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曰吳伐齊南鄙齊人殺悼公不言鮑氏又鮑叔以哀八年

為悼公所殺今言鮑氏蓋其宗黨爾且此伐在乃從海上曰上作中攻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十三

艾陵戰之前年今記於後亦為顯倒錯亂也

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臯傳曰公會吳於橐臯衛侯會於鄆此并晉會衛橐臯者按左傳吳徵會於

衛初衛殺吳行人懼謀於子羽子羽曰不如止也子木曰往也衛侯本不欲赴會故魯以夏會衛及秋乃

會之爾所以太史公言其召魯衛會於橐臯也鄭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縣口橐臯縣名在壽春

藥音吐各反臯音姑遼音七巡反適音才猷反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

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

其聞也惡其聞諸侯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曰以絕口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

於周室我為長太伯後故為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伯曰為侯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徐廣

曰黃池之盟吳先歃晉次之與外傳同駟案賈逵曰外傳曰吳先歃晉亞之先敘晉晉有信又所以外吳

此依左傳文按左傳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

可知也是趙鞅怒司馬寅對曰請姑視之反日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其勝乎杜預曰墨氣色下也國為敵所勝也又曰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是也徐賈所云據國語不與左傳合非也左氏魯襄之伐晉楚為會先書晉晉有信耳外傳即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國語也書有二名也外吳者吳夷賤之不許同中國故言外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敵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哀十九年左氏曰越人使楚以諷吳也杜預曰諷吳使不為備也無伐吳事也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章昭曰句章東海口外州也子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案越絕書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名吳地記曰徐枕山一名卑猶位是也塚音路禾反小竹籠以盛土也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昌昌必有天下故太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案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毗陵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事索隱述贊曰太伯作吳高讓雄圖周章受國別封於虞壽夢初霸始用兵車三子遞立延陵不居光既篡位是稱闔閭王僚見殺賊由專請夫差輕越取敗姑蘇甬東之恥空慙伍胥

考證

吳太伯世家。吳太伯正義。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胥築闔閭城都之。○子胥監本訛作子齊。今改正。太伯弟仲雍。索隱。孰哉。仲雍字藩籬。今吳之餘暨也。○藩籬監本訛作孰籬。今改正。

文身斷髮。示不可用。○困學紀聞曰。傳言太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與傳異。

將立子臧。索隱。愚者妄動也。○愚監本訛作懸。今改正。

君子曰。能守節矣。索隱。君子者。左邱明所謂史評仲尼之詞。指仲尼爲君子也。○臣照按季札聘魯。孔子八歲。讓國時。孔子未生也。其引子臧之事。何遽得孔子論斷之語。而稱之。左氏于孔子論斷。類皆明著其說。其稱君子曰者。是記當時之君子有此語耳。或以爲邱明自謂。或以君子爲孔子。皆未達左氏之義也。

又正義。嫡子嗣國得禮之宜。○禮監本訛作體。今改正。

猶有先王之遺民也。集解。杜預曰。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徐孚遠曰。杜注非也。蓋言文武之遺民。周衰尙在鎬京。無緣有殷王餘俗。

十七年。王餘祭卒。○臣人龍按左傳及十二諸侯年表。餘祭于四年爲闔所殺。此作十七年。是與傳表互異。然年表旣言闔殺餘祭。而仍書十七年。又似餘祭死于是年爲真。

弟餘昧立。○春秋作夷末。公羊傳作夷昧。

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臣照按楚世家。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亦大怒。發兵滅鍾離。居巢。則卑梁爲吳邊邑。鍾離爲楚邊邑明矣。此云楚邊邑卑梁氏云云。則又似卑梁爲楚之邊邑也。

晉之父兄爲僇于楚。欲自報其仇耳。○之一本作以。

人夾持鉞。索隱曰。兩刃小刀。○監本訛作兩刀小刃。今改正。

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臣照按左傳。思是虞君名。此直作思念之思。

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臯。○臣世駿按左傳。橐臯之會。但有魯君。年表並同。秋。徵會于衛。乃會于鄆耳。此并兩事爲一。

卷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括地志云。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封禪書云。齊之所以爲齊者。以天齊。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釋案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諱周曰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掌四岳有功封之於呂子孫從其封姓呂尚其後也。按後文王得之渭濱云。吾

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蓋父是字。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尚是其名。後武王號為師尚父。則尚父官名。

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或封於申。姓姜氏。地理志申在南陽宛縣。申伯之國呂亦在宛縣之西也。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

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諱周曰呂望常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以魚釣奸

周西伯。釋案奸音干。括地志云。茲泉水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凡谷。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遇文王。元云。磻溪中有泉。謂之茲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清即太公釣處。今人謂之凡谷。石壁深高。幽篁

遼密林澤秀阻。人跡罕及。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次有磻石可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

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有磻溪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於渭。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

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

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鱸。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西伯

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虵。釋案徐廣曰。勅知反。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

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與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

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

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闕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

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

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釋案六韜云。武王問太公

之消息乎。太公曰。深哉。王之間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宮商角徵羽。此其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

道之常也。可以知敵。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之。其法以天清靜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

壘九百步。偏持律管。橫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管。聲應當以白虎。徵管。聲應當以玄武。商管。聲應當以勾陳。五管。盡不應。無有商聲。當以青龍。此五行之府。佐勝之徵。陰敗之機也。故後世

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

須。犬夷。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是也。與安定姬姓密國各不同。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

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

曰。師尚父。父亦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王克云。蒼兕水獸。九頭。今誓衆。令急濟。故育蒼兕

男子之美號也。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

以懼。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

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一作三年。徐廣曰。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

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周本紀。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周本紀。衛康

采席也。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

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邱營邱

在青州臨淄北。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

夜衣而行。黎明至國。比也。又犴猶遲也。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營邱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

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

之。

。

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孔安國云淮畔周乃使召康公服虔曰召公爽命太公曰東

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會稽非也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

為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

邱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為太師死葬於周五世之後乃葬齊皇覽曰呂尚冢在臨菑縣城南去縣十里

子丁公呂伋徐廣曰一作及丁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母譙周亦曰祭公慈

也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曰哀公荒淫田遊史作還詩以刺之也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廣曰周

夷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年壽考曰胡胡公徙都薄姑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

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邱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將胡公於貝水殺之而山自

立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虢

也直厲反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也鄭玄云霍山在虢本秦時霍伯國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

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

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周皆作說字成公九年

卒子莊公購立劉氏音神欲反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雒秦始列為諸侯五十六年晉

弑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弑其兄隱公而自

宮外令蒞先入蒞先入。即匿藪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蒞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爲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買遠曰。渠邱大夫也。本亦作雍廩。左傳曰。雍廩殺無知。杜預曰。雍廩齊大夫。此大夫者。蓋雍林。云游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遂襲殺之。蓋以雍林爲邑名。其地有人殺無知。買言渠邱爲渠邱大夫也。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傳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倛。買遠曰。齊正卿。高敬仲也。音奚。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鈞。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倛立之。是爲桓公。桓公之中鈞。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杜預曰。乾時。齊地也。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涸竭。故曰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買遠曰。魯地。句瀆也。按。鄆。聽生本作華瀆。華笙聲相近。笙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同。也。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卽高倛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

公從之。乃詳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達曰。堂

阜。魯北境。杜預曰。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齋。被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

仲。與鮑叔隰朋徐廣曰。高倭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鄉。以爲軍令。設輕

重魚鹽之利。管子有。理人輕重之法。七。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郟。徐廣曰。一作

十年。齊師滅譚是也。杜預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郟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郟。郟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

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杜預曰。遂在濟北蛇邱縣東北。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

阿。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何休曰。土基三尺。階三等曰壇。會必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

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徐廣

曰。一云已許之。而倍信殺劫也。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

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杜預曰。甄。衛地。今東郡甄城也。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

號敬仲來奔齊。音桓。完。齊桓公欲以爲卿。讓於是。以爲工正。曰。掌百工。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

伐燕。服虔曰。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何休曰。山戎者。戎中之別名也。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

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

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

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湣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徐廣曰史記倍字皆作釐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

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邱而立衛君衛地也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

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曰蕩搖也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

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與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蔡潰其上也潰也遂伐楚楚成王與師

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周公太

公股肱周室賜我先君履所踐履之界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

夾輔成王也賈逵曰包茅菁茅區之也以供祭祀杜預曰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審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

伐楚辛由靡為右涉漢中流而隕由靡逐王遂卒不復周乃侯其後于西翟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

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杜預曰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齊師進次于陘杜預曰陘楚

有陘亭左傳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杜預曰召陵潁川縣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

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為城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是也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曰

方城則杜預章昭說為得而服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

氏云在漢南未知有何依據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邱杜預曰葵邱東有葵邱也周

方覺秋齊伐陳駟案左傳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邱杜預曰葵邱東有葵邱也周

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彤弓矢大路賈逵曰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之金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

拜受賜。魯昭曰。下堂拜賜也。秋復會諸侯於葵邱。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駟案公羊傳曰。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

叛者九國。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第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淖子。魯徐廣曰。史記卓尹。計卓多作淖。

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服虔曰。晉地也。杜預曰。在平陽縣西南。使隰朋立

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預與音預。下同。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

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

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駟案地理志云。令支縣有孤竹城。疑離枝。即令支也。令支。離枝音零支。又音令砥。又如字。離枝孤竹。皆古國名。秦以離支為縣。故地。西伐大夏。涉流沙。井州晉陽。離志云。遂西令支縣有孤竹城。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也。

是也。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莊音壁。劉伯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莊左傳云。魯也。乘車之會六。莊左傳云。魯莊十四年。會於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北。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也。

諸侯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為太子之位。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

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

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

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括地

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

與桓公冢連。隰朋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七里也。

史記 九 齊太公世家第二

七十三

公曰易牙如何雅巫雅人名巫易牙也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管子云衛公

之太子而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臣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

仲曰願君遠易牙豎刁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

將何愛於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

公曰諾管仲遂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過乎於是皆即召反明年公有病易

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

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曰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

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壽宮蟲流於戶蓋

以楊門之屬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

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

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系本徐贏姓禮婦人稱國及姓今此言徐姬者然姬是衆妾桓公好

內服虔曰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左氏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贏

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華氏之女子姓宋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
雍巫有寵於衛共姬賈逵曰雅巫雅人名巫易牙字賈逵以雍巫為
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杜預曰易牙既有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
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大夫也杜預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
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古患反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

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徐廣曰：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斂一作臨也。

三月死。無諡。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

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

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爲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皇覽

曰：桓公冢在臨菑城南七里所當水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菑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岡。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

金蠶數十薄，珠玉匣綉練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籍也。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

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

爲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賈逵云：衛地也。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

使晉稱伯。音霸。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爲齊

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

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卽與衆十月，卽墓上弑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爲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

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爲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卽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

左氏作邴，歌僕。左傳云：乃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乘傳所云：圓姓職名也。此首庸職，庸非

獨而則之。杜預云：斷其尸足也。姓蓋謂受履職之妻。五月，懿公游於申池。杜預曰：齊南城門名申門。齊城無池，惟此門左右二人浴，史意不同，字亦異耳。

戲賊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驪按：穀梁傳曰：身橫九。王子城父攻殺之。子城父，齊大夫。王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弑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音傾。頃。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偏也，遂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彊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卻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卻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卻克。孫桓子如晉皆主於卻克是。晉使卻克以車八百乘。百乘六萬人。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徐廣曰：靡一作摩。賈逵曰：靡笄，山名也。靡如字。靡笄山名在濟南，與代地靡笄不同。癸酉，陳子韋。服虔曰：齊大夫。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卻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絀於木而止。絀，胡卦反。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蒺為右，載齊侯，以免。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卻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侮，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徐廣曰：一作馬陵。案賈逵曰：馬

齊侯請以寶器謝賈逵曰：紀顯玉磬也。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外祖父子女也。雖斥言其母。故遺

言之。賈逵曰：令齊東敵服虔曰：欲令齊離敵東行。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

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爲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左傳云：晉師及齊國。十一年。晉

初置六卿。賞鞏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王劭按：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

欲尊晉侯爲王。太史公探其言而書之。此文不云授玉王氏之說復有所依。聊記異耳。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

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駟案：皇覽曰：子靈公

環立。靈公九年。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爲太子。高厚傅

之。令會諸侯盟於齊。荀偃祖林父。代爲中行。後改姓爲中行氏。獻子名偃。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鍾離括地志云：鍾離。故城在沂州承縣界。二十

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城守不敢出。晉焚郭

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爲太子。仲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請以

爲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服虔曰：數從。諸侯征伐盟會。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

遂東太子光。賈逵曰：徒之東垂。使高厚傅牙爲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爲莊公。莊公殺戎。姬

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卽位。執太子牙於句瀆之邱。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杜預

曰：高唐在祝阿縣西北。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徐廣曰：史記多作逞。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

阿縣西北。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徐廣曰：史記多作逞。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

公使樂盈間入晉曲沃樂盈之邑為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孟門太行皆晉山隘

山在河內溫縣西樂盈敗齊兵還取朝歌晉邑六年初棠公妻好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

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閒莊公嘗咎宦

者賈舉賈舉復侍為崔杼間公服虔曰伺公間隙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

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服虔曰公以

外故歌以命之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宦者賈舉遮公從官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

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服虔曰言近於公宮杼之宮近公宮

濫者或陪臣爭趣徐廣曰爭一作扞左傳作扞此為爭趣者是太史詐稱公陪臣爭趣公變左傳之文言陪臣但爭趣投有淫者耳更不知他命也有淫者不知二命杜預

命討之不知他命也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晏嬰立崔杼門外賈逵曰曰君為社稷死則

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服虔曰謂以公義為社稷若為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服虔曰

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

杜預曰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也服虔曰置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徐廣曰史是為景公景公

杵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服虔曰置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徐廣曰史是為景公景公

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

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

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杜預云。東郭。相崔氏。成有罪。成有疾而廢。有惡疾也。二相急治之。立明爲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杜預曰。濟北有崔城也。成彊怒。告慶封。左傳。成彊告慶封曰。夫子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氏朝也。其妻及崔杼皆縊死。崔明奔魯。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嬖。賈逵曰。嬖。齊大夫。慶封之屬。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氏婦自殺。崔杼無歸。亦自殺。慶封爲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服虔曰。舍。慶封之子也。生傳其職。政與子。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欒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僂崔杼尸於市。以說衆。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之。賈逵曰。二十五家爲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鄆。鄆城也。以居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服虔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

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彗星將出。」

彗星音佩，謂客星侵近邊側，欲相害。又曰：「彗息歲反，若彗形見其境有亂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音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

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

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海視其縣是也。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

請令萊人為樂。」杜預曰：萊人，齊所滅萊夷。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

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

嬰卒。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為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

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左傳

云：「魯嬖之子荼，嬖則茶，母姓姬，此作芮姬，不同也。」諺茶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

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茶，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

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杜預曰：惠子，國立少子荼為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萊，齊東鄙邑。景公卒，

公冢與桓公冢同處。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茶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

衛。徐廣曰：一云壽、黔奔衛。三公子，公子駒、陽生奔魯。左氏作公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

衛壽一作嘉，三人奔衛。」

軍事乎弗與謀。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師乎師乎，胡黨之

乎。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僞事高國者，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

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

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圉奔魯。賈逵曰：國晏嬰

之子。八月，齊秉意，茲徐廣曰：左傳八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

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何休曰：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溲陋無所有也。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

生囊中，置坐中央，發囊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

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

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爲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爲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賈逵

曰：齊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讎闡。杜預

曰：闡在東平剛縣北。二邑名，讀在博城縣。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卽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杜預曰：魴

侯，康子叔父也。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

伐齊，至賴而去。服虔曰：賴，齊邑。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爲簡公。徐廣曰：年表云：簡公王，景公之子也。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

父陽生俱在魯也闕止有寵焉闕音苦濫反闕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顧

於朝杜預曰心御鞅言簡公田氏之族按系本陳桓子无字產子齊靈產子獻獻產缺也曰田闕

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杜預曰杜預曰弗聽子我夕曰夕省事田逆殺人逢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杜預曰

逆子行遂捕以入杜預曰杜預曰執田氏方睦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使因病而遣守囚者酒使陳逆詐病

陳氏宗遂捕以入杜預曰杜預曰執田氏方睦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使因病而遣守囚者酒使陳逆詐病

也杜預曰杜預曰執田氏方睦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使因病而遣守囚者酒使陳逆詐病

我臣杜預曰杜預曰執田氏方睦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使因病而遣守囚者酒使陳逆詐病

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與陳氏宗疎遠也且其違者不過數人曰逆者不

從者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止也子謂陳常也子行舍於公宮止於公宮為

陳氏作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陳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尙豎茲

莊芒盈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按系本昭子是桓公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

莊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按田完系家云田常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唯稱四乘不云

人數知四乘謂弟兄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添叔父為兄弟三人不見者蓋時或子我在幄杜預

聽政之出迎之遂入閉門杜預曰杜預曰成子兄弟見子我出官者禦之豎以兵禦陳氏子行殺宦者服

故得殺之杜預曰杜預曰成子兄弟見子我出官者禦之豎以兵禦陳氏子行殺宦者服

杜預曰杜預曰杜預曰成子兄弟見子我出官者禦之豎以兵禦陳氏子行殺宦者服

其作亂也杜預曰杜預曰成子兄弟見子我出官者禦之豎以兵禦陳氏子行殺宦者服

大史子餘曰齊大夫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將為公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以公怒故也聞公

猶怒將出服虔曰出奔也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杜預曰言誰非田宗陳氏宗族衆多所

不殺子者有如田宗杜預曰言子若欲乃止子我歸屬徒服虔曰會徒衆攻闐與大門服虔曰宮中

也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服虔曰豐殺之郭關服虔曰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

之服虔曰子方子我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杜預曰子方出雍門杜預曰齊城門田豹與之

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服虔曰子方將

奔衛東郭賈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集解春秋作舒州賈逵曰陳氏邑也徐音舒其公曰余蚤從御鞅

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驚是爲平公周皆作敬誤也平公卽位田常相之

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集解徐廣曰年表云平公之時齊自是稱田氏平公八年越滅吳

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名東郡有廩丘縣也康公二年

韓魏趙始列爲諸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爲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

氏卒有齊國爲齊威王彊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

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索隱述贊曰太公佐周實乘陰謀既表東海乃居營丘小白致霸九合諸侯及溺內寵臺鑑
轟流莊公失德崔杼作仇陳氏傳政厚貨輕收悼簡遷禍田闕非儔風溫餘烈一變何由

考證

齊太公世家。虞夏之際。封于呂。集解。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臣召南按。路史國名紀曰。呂侯爵伯夷之封。杜預謂在南陽宛西。南陽今隸鄧宛。後周併入南陽。而太公乃出東呂。呂莒也。博物志。曲海城有東呂鄉。東呂里。太公望所出也。與徐廣說異。

以漁釣奸周西伯。正義。凡谷。○凡一本作几。又正義此條說脫殊甚。今俱考原文改正。

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臣照按。毛詩疏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既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毛傳云。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爲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云。獻公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準據。

反而鞭主屨者。莒三百。○臣照按。左傳作誅屨於徒人費。誅責也。言責失屨之罪于徒人費也。此以爲主屨與傳異。

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壇上。○習學記言曰。遷言曹沫以匕首劫齊桓公。遂與沫三敗所亡地。此事公羊先見。按左氏魯莊公九年。納糾敗于乾時。幾獲十年。有長勺之勝。劇實主之。齊猶未已。與宋次乘丘。公子偃敗宋師。齊乃還。十三年。北杏之會。齊將稱霸。其冬。魯乃會盟于柯。是三戰而再勝。未嘗

失地三年不交兵。何用要劫。二十三年曹劌復諫觀社。詳其前後詞語。豈操匕首于壇坫之間者耶。諸侯會桓公於甄。○年表作鄆。臣世駿按經典釋文。甄音絹。一音眞。或音旃。又舉然反。或作鄆。蔡潰集解。民逃其上。○上。監本訛作土。今改正。

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左傳。晉文公卒于齊昭公之五年。在翟伐齊之前。此作六年。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年表作二十年。

卽與衆十月卽墓上弑齊君舍。○按春秋經作九月。左傳云。以七月乙卯夜。杜注云。書九月。從告。此云十月。疑十爲七字之誤。

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董份曰。按上旣曰某姬生某公矣。則此復曰其母曰某姬。恐衍。

懿公游于申池。集解曰。杜預曰。齊南城門名申門。齊城無池。惟此門左右有池。疑此是也。左思齊都賦注曰。申池。海濱齊藪也。○臣照按。襄十八年。左傳。晉侯伐齊。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申池與西郭南郭近。則杜預所謂申門之池者是矣。杜預原注。稱齊南城西門名申門。裴駟刪去西字耳。

六年春。晉使郤克於齊。○左傳及年表。郤克使齊。在頃公七年。爲魯宣之十七年。

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左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晉人執

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言于晉侯。晉人緩之。逸。此云殺之。與傳異。

十年春。齊伐魯衛。○臣照按左傳成公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寧相向禽將侵齊。是齊魯非伐衛也。

皆因郤克索隱。衛孫桓子。○桓。監本訛作相。今改正。

仲姬戎姬。○此句上應有脫字。

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爲莊公。○徐孚遠曰。前言崔杼奔衛。不言其歸國。又杼非命卿。何以得專册立。皆闕文。

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臣照按左傳莊公卽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以夙沙衛異己。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此皆在崔杼殺高厚前。爲五月事。馬遷并二事爲一。又有晉使至高唐之文。皆與傳異。

成請老于崔杼。○臣照按左傳。成請老於崔。杜預注。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此作崔杼。明衍杼字。

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讎闡。○左傳及十二諸侯年表。齊取讎闡。在悼公二年。

吳師乃去晉。○監本誤作吳帥齊去晉。今改正。

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爲簡公。集解徐廣曰：年表云：簡公壬者，景公之子也。○年表云：鮑子殺悼公，齊人立其子壬爲簡公，無景公之子語。

子宣公積立。○積年表作就匝。

卷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第三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

周曰以太王所居周地爲其采邑，故謂周公。周地名在岐山之陽，本

文公見國語。

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篤仁，異於羣子。

本學作敬。鄭誕生。

及武王卽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

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

衛州即牧野之地。東北去朝歌七十三里。

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

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

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

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外城，即魯公伯禽

所築也。

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

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孔安國曰：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鄭玄曰：周公於

是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

孔安國曰：璧，告于大王。季文王曰：告謂祝辭。史策

祝孔安國曰史為策書祝詞也鄭玄曰策周公所作詐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徐廣曰阻作淹若爾三王是有

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孔安國曰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

此為負者謂三王負上天之責鄭玄曰丕讀曰負且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孔安國曰言乃王發不如且多材多藝

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

敬畏孔安國曰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孔安國

也寶猶主也救之則先王長有所依歸矣鄭玄曰降下今我其即命於元龜孔安國曰就受三王之

乃屏壁與圭孔安國曰不許不周公已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

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孔安國曰占兆書也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王肅曰籥周公入賀武王曰王

其無害且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孔安國曰我新受三王茲道能念予一人馬融曰一人天

周公藏其策金滕匱中孔安國曰藏之於匱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

在強葆之中強葆即襁褓古字少假借用之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

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孔安國曰放言於國周公乃

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音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

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音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

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徐廣曰一作穗。穎卽爲母。義通。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徐廣曰嘉一作魯。今書序作旅也。魯字誤。史意云。周公嘉天子命於文。不必作魯。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徐廣曰鴟鴞。今書序作旅也。曰鴟鴞。毛傳曰。鴟鴞。鷃也。王亦未敢訓周公。徐廣曰訓一作誥。徐廣曰合定其本。何須云一作誥也。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徐廣曰豐。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卽土中。易言步者。告武王廟卽行出廟入廟。不以爲遠。爲父恭也。豐文王廟所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後武王都鎬。於豐立文王廟。按豐在鄆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也。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鄭玄曰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休曰名爲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何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相視也。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周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兩向而立。鄭玄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避王也。天子周公也。負之爲言倍也。斧依爲斧文。屏屬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也。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矧矧如畏然。徐廣曰矧矧。謹敬貌也。見三音窮窮。一本作憂憂也。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

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經典無文其事或別有所出而譖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時病周公禱河欲代王死藏祝策於府成王用事人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策乃迎周公又與蒙恬傳同事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

或然也恬傳同事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

為人父母為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

度孔安國曰用法度也治民震懼不敢荒寧馬融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武丁也武久

勞于外為與小人孔安國曰父小乙使之久居人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也馬融曰武丁為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玄曰武丁為

父小乙將師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孔安國曰武丁起其即位則小乙死乃有信嚙言乃

謹鄭玄曰喜悅也言乃喜悅則臣民望其言久矣不敢荒寧密靖殷國馬融曰至孝行著也鄭玄曰相謂之梁闇謂廬也言乃

高宗饗國五十五年案尚書云五十九年其在祖甲孔安國曰武丁子帝甲也祖甲湯孫太甲也馬融曰鄭玄曰

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祖甲是帝甲明矣不義惟王久為小人孔安國曰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宮馬融

不義祖甲是帝甲明矣不義惟王久為小人孔安國曰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宮馬融

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所依依仁政也故能安

帝無不配天者孔安國曰無敢失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

於天施顯道於民而敬之也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誠成王成

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孔安國曰周公既致政爲

戒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徐廣曰衛世家云管叔欲襲成周然則或說

楚秦其在成也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州咸陽北十三里畢原上從文王以

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

開金滕書之變尚書武王崩後有此雷風之異今此言周公卒後更有暴風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

武王之說安國曰所藏請命策書本也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書也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者鄭玄

曰問者問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曰自今後其

無繆卜乎孔安國曰本欲敬卜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

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肅曰亦宜褒有德也孔安國云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遷

王以開金滕之書知天風雷以彰周公之德故成王亦設郊天之禮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孔

郊以玉幣謝天也天即反風起禾明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徐廣曰築拾也

拾其下禾乃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案禮記曰魯君祀帝祭文王侯不得祖天子鄭玄

曰魯以周公之故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襄周公之德也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爲魯公元子就封

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大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

易近民民必歸之徐廣曰一本云政不簡不行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又一

也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孔安國曰淮浦之戎並起為寇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盼

作盼誓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綱案尚書作紫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尚書作紫誓今尚

歌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綱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犄令臣無傷其牢恐牛馬逸馬牛其風臣妾

逋逃鄭玄曰風走逸勿敢越逐敬徐廣復之也衆人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無敢寇攘

踰牆垣鄭玄曰寇劫取魯人三郊三隧王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隧峙爾芻麥糗糧楨榦孔安

國曰皆當儲峙汝糗使足食多積芻麥供軍牛馬馬融曰東郊留守故晉三也

楨榦皆築具楨在前幹在兩傍馬融曰去九反楨音貞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甲戌日常築攻

敵壘距無敢不及有大刑大刑死刑作此盼誓遂平徐戎定魯魯公伯禽卒徐廣曰皇甫謐云伯

年康王十子考公考公係本作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一作怡煬公築茅作第又作夷一闕

門案世本曰煬公六年卒子幽公宰立世本名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

徒魯宋忠曰今魯國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翟首持角反厲公三十

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獻公三十二年卒徐廣曰劉歆云五十子真公濞立真音慎

接窗亦有真侯可通也。漢系本作攀。或作曠音匹位反。鄭誕本作慎公曠也。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爲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音許宜反。後同。西朝周宣王。宣

王愛戲。欲立戲爲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

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章昭曰。令不行則政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章昭曰。使長事少。故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

事長。所以爲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唐固曰。言不教之順而教之逆。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

誅。亦失。章昭曰。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章昭曰。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

是爲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爲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

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徐廣曰。順一作訓。諸侯者以爲魯後。樊穆仲曰。昭曰。穆

仲。仲山父之諡也。猶魯叔孫穆子謂之穆叔也。魯懿公弟稱。證反。尺。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固實。

徐廣曰。固一作故。章昭曰。故實故事之是者。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章昭曰。夷宮

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是爲孝公。自是後。諸侯多畔。王命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爲諸侯。二

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涅立。徐廣曰。表云。弗生也。系是爲惠公。惠公三十年。晉人弑其君昭侯。四

十五年。晉人又弑其君孝侯。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隱公名息。初惠

采本名息姑。

公適夫人無子。音的。適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武公左傳。宋

手中有魯夫人文。故歸魯。生桓公。今此云惠公奪息婦而自妻。又經傳不信。生子允。徐廣曰。一作執。登

言惠公無道。左氏文亦分明。不知太史公何據而為此說。謙周亦深不信。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隱公五年。觀漁於棠。遂曰棠。

魯地。陳漁而觀之。杜預曰。高平。方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枋及許田。君子譏之。枋者。鄭伯之所

與縣。北有武棠亭。魯侯觀漁。臺也。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

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十一年冬。公子揮詔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

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殺桓公。將以求大宰也。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

菟裘之地而老焉。居之以終老也。杜預曰。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

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達曰。鍾

巫。祭名也。齊于社圃。社圃。園名。杜預曰。館于蔦氏。也。蔦氏。魯大夫。館舍揮使人弑隱公于蔦氏。而立子允為君。是為桓

公。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足當許田。故復加璧。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案

穀梁傳曰。桓公內殺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三年。使揮迎婦于齊。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

故名。曰同。同長為太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杜預曰。遂與夫人如齊。申

繻諫止公。申繻。魯大夫。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

公饗公。公設享。饗之禮。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

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好禮。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爲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惠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召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施伯魯惠公孫齊欲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爲魯患。不如殺。以其屍與之。屍亦作死字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相管仲。十三年。魯莊公與曹沫會齊桓公於柯。曹沫劫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管仲諫。卒歸魯侵地。十五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社。章昭曰。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軍容。公往觀之。三十三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黨氏魯大夫任姓見孟女。孟女魯大夫任從之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梁氏魯大夫也往觀。圉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犖其名也。犖犖力角反。斑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爲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娣田反音曰叔姜。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何休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慶父在。可爲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叔牙待於鍼巫氏。杜預曰。鍼巫氏魯大夫也。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服虔曰。鴆。一曰運日鳥。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爲

叔孫氏杜預曰不以罪誅。八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斑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至公宮。

止於故得立後世繼其祿也。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婦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榮殺魯公。

子斑於黨氏，季友犇陳。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今此作開，避漢景

帝諱耳，春秋。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齋襲殺湣公於

武闡。賈逵曰：卜齋，魯大夫也。宮中之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

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沿公之弟名曰申，成季相之魯國以理於是魯人為僖公作魯頌。釐公亦莊公少子。

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

聞奚斯音，乃自殺。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魯釐公請而葬

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

間于兩社為公室輔。賈逵曰：兩社，周社亳社也。季文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號

為成季，其後為季氏。慶父後為孟氏也。釐公元年，以汶陽鄆封季友。汶陽，汶水北地也。汶水出泰山萊蕪

縣也。地理志：東海費縣，琅罔云：魯季氏邑。蓋尚書費誓，即是其地。季友為相，九年，晉里克殺其君奚齊

卓子。卓一作煇。齊桓公率釐公討晉亂，至高梁而還。晉地。立晉惠公，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四年

晉文公即位，三十三年，釐公卒，子興立，是為文公。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三年，文公朝

晉襄公十一年十月甲午魯敗翟于鹹服虔曰魯地也獲長翟喬如富父終甥春其喉以戈殺之富父終甥魯大夫也埋其首於子駒之門賈逵曰子駒魯郭門名以命宣伯服虔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初宋武

公之世鄭瞞伐宋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鄭瞞長翟國名鄭作瘦音所劉反瞞莫寒反

晉之滅路公十五年獲喬如弟芴如齊惠公二年鄭瞞伐齊齊王

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二年魯宣公之二年衛人獲其季弟簡如服虔曰獲與喬如同時鄭瞞由

是遂亡杜預曰杜預曰十五年季文子使於晉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非豎蓋以

哭而過市國人哀之謂之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倭徐廣曰一作倭音人唯反倭私事襄仲服虔曰襄仲欲

立之叔仲曰不可叔仲惠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

是為宣公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音的適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

公室卑三桓彊服虔曰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宣公倭十二年楚莊王彊圍鄭鄭伯降復國之十八年宣公卒子

成公黑肱徐廣曰一作股立是為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服虔曰援助也仲殺

之是失大援助也杜預曰襄仲立宣公南通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服虔曰歸父襄仲之子宣公欲去三桓

於楚既不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襄仲立宣公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服虔曰歸父襄仲之子宣公欲去三桓

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成公二年春齊伐取我隆服虔曰隆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夏

公與晉郤克敗齊頃公於鞍齊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諫乃不

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魯諱之經不書其葬唯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

括地志云鍾離國故城在濠州鍾離縣東五里十五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伯叔孫喬如文子有義晉人弗許十八年成公

卒子午立是為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樂書弑其君厲公四年襄公朝晉

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廡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成襄也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九年

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衛細案左傳曰冠於成季武子從相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為三軍

章昭曰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季武子欲專公十二年

年朝晉十六年晉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二年孔丘生生在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二

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二十九年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

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胡女敬歸之子子野立三月卒魯人立齊歸之子禰為君禰一作

禰服虔曰胡歸姓之國也齊臨也是為昭公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服虔曰言無成人穆叔不欲

立魯大夫叔孫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長弟則立庶子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預曰先

人車後卜筮今禰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

葬三易衰杜預曰言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四年楚靈王會

諸侯於申昭公稱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案春秋云賜

七年五月公如楚

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連書曰楚子享魯侯於章華與之大曲之弓既而悔之大風殆所謂大曲之

也十二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十五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

公魯恥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然左傳無其事亦二十一年朝晉至河晉謝還之二十

五年春鸚鵡來巢國之禽也宜穴而巢穀梁傳曰來者來中國也師己曰文成之世童謠曰師己魯大夫

也文成魯文公成公鸚鵡來巢公在乾侯鸚鵡入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郈氏徐廣曰一本鬪雞平子師昭伯二

家相近季氏芥雞羽服虔曰掃芥子播其雞羽可以至郈郈氏金距服虔曰季平子怒而侵郈

氏也服虔曰怒其不下已郈昭伯亦怒平子魯孝公之後稱郈氏臧昭伯之弟會偽讒臧氏匿季氏

伯也賈逵曰昭伯臧孫賜也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臧氏家之大臣臧郈

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神預

曰魯城南有沂水平子欲出城請囚於鄆弗許服虔曰請以五乘亡弗許乘自書約以出子家

駒曰魯大夫仲孫氏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

臣慶傳曰慶左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執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慶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

子仲孫何忌聞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郈昭伯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

于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弃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

晉弗從。叔孫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

曰魯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內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賈、豐、汝賈、魯大夫許齊臣高鮒子將粟五千庚。

賈逵曰：十六斗為庚，五千庚八萬斗。一本子將上有。子將言於齊侯曰：羣臣不能事魯君，有異

焉。服虔曰：宋元公為魯如晉，求內之道卒。宋公佐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

即穆子。不知天棄魯乎？抑魯君有罪于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季平子私

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杜預曰：乾侯在魏。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

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服虔曰：大夫稱主。昭公恥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公，召

季平子、平子布衣、趺行。王肅曰：示憂戚。因六卿謝罪。六卿為言曰：晉欲內昭公，衆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

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服虔曰：史墨，晉史。曰：季氏亡乎？史墨

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鄆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服虔曰：東門遂，魯大夫。曰：季氏亡乎？

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預曰：器，車服名。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私怒，囚季桓子，與

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為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

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服虔曰：陽關在魯。九年，魯伐陽虎，陽虎奔齊。

巴而奔晉趙氏。左傳云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杜預云受亂人故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

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仲由子路服虔曰收其甲兵

孟氏不肯墮城。杜預曰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三日十

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爲哀公。將亦作蔣哀公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七年吳王夫差

疆伐齊至緡徵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誑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八

年吳爲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年代齊南邊十二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

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爲

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王勾踐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春

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間。賈逵曰公游于陵阪

服虔曰陵遇孟武伯於衢。一本作衛非也曰請問余及死乎。杜預曰問已對曰不知也公欲以

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杜預曰陘氏即有山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

有山氏。哀公元元甲辰終庚午子寧立是爲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界於三桓之家十三年三

晉滅智伯分其地有之三十七年悼公卒。徐廣曰一本云悼公即位三十年乃於秦惠王卒楚懷王

故皇甫謐云悼公四十年元辛未終庚戌子嘉立是爲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徐廣曰皇甫謐子顯立是爲穆公。本顯作

不穆公三十三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壬申，終甲辰。子奮立，是為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丙寅。子屯

立，是為康公。竹倫反。康公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丁卯，終乙亥。子匱立，是為景公。音僎。景公二十九年卒。

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丙子，終甲辰。子叔立，是為平公。叔作族。是時六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三十二年，平公

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甲子。子賈立，是為文公。亦同。采家或作文公。文公七年，楚懷王死於秦。二十三年，文

公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丑，終丁亥。子雝立，是為頃公。頃公二年，秦拔楚之郢。徐廣曰：年表云：文公十八年，秦拔郢。楚走陳。楚頃王東

徙于陳。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說文：郟，郟之下邑。在魯東，又郟國。故名曰徐州。則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頃公亡，遷於下邑。徐廣曰：下一作下。下邑，謂國外。徐與郟並音舒。

同。為家人魯絕祀。頃公卒于柯。秋齊及魯盟於柯。杜預云：柯，齊邑。今濟北東阿。魯起周公至頃公，凡三十

四世。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徐廣曰：漢書地理志云：魯濱洙泗，俗既薄，長老不自安，與幼者相讓，故曰斷斷如也。斷，魚斤反。東州語也。蓋幼者患苦長者，長者憊愧自守，故斷斷爭辭，所以為道衰也。論語：閭閻如也。言魯道雖微，而洙泗之間，尚閭閻如也。鄙誕生亦

音銀。又作斷斷。如尙書：讀則斷斷是專一之義。徐廣又引地理志：音五。駭反。云：斷斷是鬪爭之貌。故繁欽遂行賦云：涉洙泗而飲馬，恥少長之斷斷是也。今按下文云：至於揖讓之禮，則從矣。魯尙有揖讓之風，如

論語音閭。為得之。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

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案隱述贊曰：武王既沒，成王幼孤，周公攝政，負扆練圖，及還臣列，北面編如，元子封魯，少昊之墟，夾輔王室，世職不渝，降及孝公，穆仲致饗，隱能讓國，春秋之初，丘明執簡，褒貶備書。

考證

魯周公世家，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訓周公。○徐孚遠曰：乃爲詩至訓周公十七字，宜在上文，我所以爲之若此句下。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困學紀聞曰：呂子進曰：考之於書，啓金縢之書，在周公未薨前，而無揃蚤事，此蓋一事傳之者不同耳。習學記言曰：是時楚未有國，公奚之焉？詩書以爲居東，而異說以爲南奔。

周公在豐病將沒。○徐孚遠曰：周公作洛後，成王治鎬京，周公治洛，尙書甚明，曰必葬我成周，卽其地也。無緣在豐。

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年表：武公立十年而卒，是爲周宣王之十二年。下文云：夏，武公歸而卒，是立九年也。與表互異。

二十七年，孝公卒。○年表：作三十八年。宣王誅伯御在伯御之十一年，其年乃孝公元年。而表以伯御元年爲孝公元年，故較世家多十一年。

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爲湣公。案隱系本名曰啓。○左傳疏曰。杜世族譜云。名啓方。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爲釐公。案隱。湣公之弟名曰申。○杜預注左傳。僖公。閔公。庶見。成風之子。

獲喬如弟。夢如。○左傳作焚如。

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左傳及年表。晉悼公立於成公十八年二月乙酉。非襄公元年。

季氏芥雞羽。集解。服虔曰。擣芥子播其雞羽。可以空郟氏雞目。○左傳疏引此語。是賈逵之說。非服虔也。

齊伐我取三邑。○左傳八年夏。齊人取讎及闕二邑。齊世家亦作取二邑。

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爲介。適齊。齊歸我侵地。○臣世駿按。齊歸我讎闕在八年。春秋經傳無十五年歸侵地之事。大約因歸成之語而誤耳。

卒于有山氏。集解。徐廣曰。皇甫諡云。哀公元年甲辰。終庚午。○年表。甲辰爲定公十三年。哀公元爲丁未。左傳疏曰。傳稱國人施罪于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于其家也。

